

# 伤寒六经原意

李宇铭著



伤寒  
六经原意  
李宇铭著

# 伤寒六经原意

李宇铭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寒六经原意/李宇铭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32 - 1690 - 6

I. ①伤… II. ①李… III. ①《伤寒论》- 研究 IV. ①R222.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8001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97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2 - 1690 - 6

\*

定价 25.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http://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http://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 编写说明

—

假如一个说故事的人，说自己讲《西游记》，可是却没有按照原著的内容，而是自创故事“大话西游”，大家肯定知道他在撒谎。

或者一个讲《易经》的专家，解释某一个具有争议的卦象时，旁引博征，引用了多个注家的观点，将争议的论据都摆出来，可是到最后却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好，只是从中选择了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然后自己又补上了一个“个人意见”，让争论之中又再增加了一种观点。

又例如一个教《论语》的老师，讲课时先引用论语的一句话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后他就解释如何从生活上体现“和而不同”，说：“跟朋友相处，需要找到别人的共通点，就能够建立很好的友谊。”这句话当然没错，非常实用，可是为什么孔子要强调“君子”能和而不同，可是小人不能够？君子与小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老师的解释方法，叫做只讲“引申义”而没有讲“本义”。

又假设在《道德经》中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人读了这一句话，就说“老死不相往来”，大家住在附近，都是听到“鸡叫狗吠”的邻居了，却宁死也不愿见面，那样的国家实在太差了！可是这句话本来整句是这样说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

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形容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景象！“老死不相往来”，是指人们生活到老，都不会用兵器妄动干戈，没有发生争执，安居乐业，是生活太平的意思。那么，之前的解释方法叫“断章取义”，没有看到原文上下之间的联系。

以上这些例子，与现在研究仲景学说的情况十分相似。

由于张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匱要略》文字古奥，并不容易诠释，在解读仲景理论的时候，历代注家多以个人发挥，在注解时以“意会”的方法直接得出结果，甚少有推论过程，这造成了后世学习者的更多不明白，一方面本义尚未明了，而且更要推测注者的用意，甚至要研究每一个注家之间的差别，导致学习仲景学说出现重重障碍。

当我们还未懂得“本意”是什么时，却先要学“引申义”，那样是“本末倒置”、“浮游无根”。所谓“知识是建构而成的”，又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每一个人学习新的知识，都是从将新的知识与旧有的知识作连结，从打基础入手，亦像“滚雪球”的效应。当我们还未明白仲景理论的本义，又如何能联系上引申义？

## 二

《伤寒六经原意》是笔者学习仲景学说的“毕业总结”。回想过去学习的道路，也不算得容易。记得大二之时，学了一个学期的《伤寒论》，通过考试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将大部分东西还给老师了，就连《伤寒论》中的六条提纲是什么都记不住，更莫说是应用于临床。当时的心态，就是认为经典这东西不合时宜，学中医为何要学这么古老难懂的东西？

幸好到后来，受到身边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不少同学组织了经典学习小组，潜移默化地让我觉得经典是重要的东西，我应该好好地去学习她。于是，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再次回到《伤寒论》的课堂上旁听，希望重新学好。可是经过这两年的时间，

发现自己还是不能应用《伤寒论》的东西，或许是因为同时学习多门课程，难以专心一致，不能全情投入地去体会经典。

于是，大四结束时我作了一个决定，就是休学一年，参加了大学的交流计划，孤身到南京中医药大学去，重新学习中医。那一年，我不用修任何学分，能自由地按自己兴趣学习。我专心地学习《伤寒论》，一年内曾经听过4次《伤寒论》的本科课程，让自己滚瓜烂熟，也旁听了硕士和博士班的《伤寒论》，还跟随了一些善用经方的老师门诊学习。经过了这一年的密集训练后，总算是入门了。

开始学习中医的前数年是浑噩度日，其后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发现学习张仲景的东西，就好像渡海一样，还是必须要放下身上的包袱，投身进去，放下才能游到彼岸。若只在岸上轻叹远望，实难登经典的殿堂。

### 三

本书以“原意”为名，目标为“力求原意”，以张仲景自己解释自己，亦可称为狭义的“以经解经”。这是相对于“广义的”以经解经而言，过去一般说的“以经解经”，多是指以《黄帝内经》《难经》等医经来解释张仲景的理论，自从第一位注解《伤寒论》的成无己开始，上千年以来的众多医家，大部分都是努力地做这一份工作。

按《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当时“医经、经方、神仙、房中”是医学的四个流派，换句话说，医经与经方是截然不同的两大学派，过去医家用广义“以经解经”的方法，以“医经”的角度解释“经方”的理论，实际上是在进行“医经”与“经方”的理论大融合。可以说，经过上千年的努力，这一个融合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形成，如现在的教科书上，以经络脏腑的角度理解《伤寒论》，当属此例。

可是，医经并不能够完整解释张仲景的理论。虽然张仲景也是明确地继承了《黄帝内经》等一些医经的内容，显然他也有了一

自己的创新。最明显的例证，如《伤寒论》的三阴三阳，与《黄帝内经》里面诸种三阴三阳概念是完全不相同的，张仲景只是取了“六经”之“名”，其“实”却是另一套新概念。这就好像哲学家提出一种新的概念时，亦会用旧的名词术语，但是自己重新作定义一样，方便后人接受。也就好像“经方”一词，在《汉书·艺文志》中本指经验之方，到现在则专指张仲景的方剂，因此不可望文生义。

在这种前提下，研究张仲景的思想，不可以单靠《黄帝内经》等医经的理论，必须回到张仲景的自身上，以张仲景自己去解释自己，这就是本书提出的、狭义的“以经解经”，对张仲景的理论正本清源。

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先是直面原文，主要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找寻答案，在研究过程中主张以张仲景的原文解释自己，基本不参考历代注家的论述，而以当前教材的观点作为主流看法，以对比参照后世中医理论的发展，有助理解与仲景原意之间的异同。

## 四

本书研究思路，承蒙恩师的启发引导。记得在本科念《伤寒论》课程时，老师李致重教授强调，在课程结束之后，假若要真正提高《伤寒论》的水平，在研究生阶段要继续研究张仲景的理论，而且要从三个比较做起，分别是：类证、类方、类药。

具体而言，将各种“证候”比较，例如“发热”、“下利”、“发黄”、“关节疼痛”这一些证候，为何在不同条文中出现而用不同治法？透过证候的比较分析，可训练我们细微的辨证论治能力，准确辨证。（注：本书中所说的“证候”均是指“临床表现”，是指疾病的“现象”；目前《中医基础理论》中解释“证”为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亦即认为“证”是“本质”，并非仲景原意。）

“类方”分析，例如将“桂枝汤类方”、“小柴胡汤类方”、

“承气汤类方”等各自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张仲景在用药上的加减变化，如何与病机互相紧扣，从药物的变化中看到病机的演变过程。

“类药”分析，例如将同一类药物，如桂枝、麻黄、生姜同样是辛温之药，为何有不同功效？他们的差异在哪？类药比较可训练我们用药精确，达致“两味药能治好病，则不用三味药”的境界。“类药”研究的更深一层，即是“类药量”的研究，例如桂枝一药，它在全部仲景方之中的用量，从最大到最小的药量排列起来，就可以看出不同药量层次所针对的特定病机，使临床用药剂量上有所准绳。药量的比较研究，即是笔者后来在硕士以及博士论文中的主要研究课题，可称为“剂量-功效关系研究”。

当然，除了类证、类方、类药三种比较方法之外，在仲景书中还存在大量比较。曾在二手书店中找到一本 1984 年出版的《伤寒论手册》，这本书中将《伤寒论》中各种内容进行了资料分类编次，包括：类病证、类症状、类脉、类八纲气血、类法、类方、类药等七种分类，当资料整齐编次之后，就很容易发现条文之间的有机联系，实际上书中的分类，已经概括了从古到今诸多医家对于仲景学说的各种研究角度。

可是，这七种分类，还是远远不够。就像一班同学里面，你说要将这几十个人去分类，如何区分？可以按他们的高矮、肥瘦、成绩、兴趣、声线、姓名、出生月份、各种技能……但是每一种分类都有其局限性，看不到每一个人的全部。实际上，最终极的分类，就是以“个人”为单位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例如以高矮的分类，我们将全班同学由高到矮排列，就可以看到整个“演变”过程。所以，分类的研究到了最后，即是没有分类，而是落实到每一个“个体化”，而又同时看到每一个“个体”之间的互相联系、整体的变化。

学习《伤寒论》的更高层次，并非在于熟悉每一条条文的解释、不在于掌握每一首方剂的应用，而是在于贯穿每一条条文、看到方药之间的灵活变化，看到“无字处”，亦即发现各种“有

字”内容之间的无形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四维”的时空概念。此即等同于“得道”，发现了理论的整体，而不是零碎的经验片段。

## 五

本书强调“原意”，或许会有人非议，认为千年来中医是不断发展的，现在还要回到原点上，这岂不是倒退？对于中医是有所“发展”的观点，笔者十分认同，可是“发展”是否等同于“进步”，则要视乎具体情况。就像仲景学说的研究中，不少后世发展的理论，基本上是用了仲景理论的“术语”，可是实际上却非张仲景的原意，甚至说仲景原意一直隐藏不显，从未有人提出过正确的本义。例如中风、脾约、痞、癥、半表半里、芍药敛阴、柴胡升散等一大堆理论问题，主流的理解均与仲景原意不符。可是，当我们运用后世“发展”出的新理论来应用经方，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说这是张仲景的思想？虽然说的是张仲景的原话，可是内涵却不是张仲景的原意，究竟是“名实不符”，抑或当称为“断章取义”？实在值得我们深思。虽然发挥、创新是可取的，但不知其源，则如无水之木、无根之叶，没有继承，何来发展？

透过对仲景学说的正本清源，无论对于经方理论的理解，抑或现代临床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再者，亦有人非议，仲景书中不少内容或为后人修改。例如《伤寒论》中不少方后写“疑非仲景意”，肯定不是仲景原文；或如《伤寒论》由于战乱错简，之后再经过了王叔和的编次，条文排列次序已非仲景原意；再如《金匮要略》原书发现的时候已經是有“虫蛀”，当中的文字不少与《伤寒论》不同，明显有被修改过的痕迹。对于以上此等问题，假如从消极的角度看，那么仲景学说的研究是不可能再进一步的，因为目前没有一个“完美的”《伤寒杂病论》竹简的原书，似乎要解决此一问题，就必须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

实际上以上的观点均属于“假设”，没有人知道《伤寒杂病论》的原貌如何，是否现在看到的赵开美版《仲景全书》已经十分接近当初的原貌？是否《伤寒论》与《金匱要略》已经是本来《伤寒杂病论》的全部？王叔和的整理，实际上没多少改动？从积极的角度看，这都是有可能的事。

因此，笔者不打算守株待兔，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假设《仲景全书》中文字基本正确，在此前提下对仲景理论重新考察。

以此角度深入研究张仲景的理论，可惊讶地发现，整部《伤寒论》是一个“庞大”而“紧密”的体系，条文之间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网络，密不可分；即使是《金匱要略》，亦处处与《伤寒论》前后呼应，揭示了外感与内伤两大类疾病的异同。这正是学习仲景学说的难点，因为它是一个系统、体系、整体，不可能简单地用线性思维去理解，而必须要面面俱全才能“得道”。

## 六

在研究到后期，发现本书的内容，可作为一本仲景学说的《中医基础理论》。张仲景在他的原序中，清楚地指出写作《伤寒杂病论》的目的：“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虽然让后人懂得如何治病，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可是如何能治好病？必须要懂得“见病知源”，这才是中医所谓“辨证论治”的重点。仲景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列出“证候”（再次强调，本书所说的“证候”均指“临床表现”，而“非阶段性的病理概括”），而较少病机探讨，使后人难以明白其辨证思路。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张仲景的理论思维，所谓“医者意也”，若明白了张仲景的原意，在学习《伤寒论》与《金匱要略》的时候，则能直捣黄龙，进入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奠定、成熟而完美的中医理论之中。

本研究的写作，部分内容文气较长，是由于考虑到不同的读者层面。毕竟仲景学说的内容，并非当前中医界人所熟悉，因此

在论证时尽量引文详尽，以助阅读理解。若您是仲景学说的研究者，阅读本书的时候不妨顺序进深，能够逐步体会到本书的研究方法；若您是初学仲景学说的爱好者，阅读本书时大可不必深究理论的推论考证过程，直接明白推论的结果，主要阅读每一段的句头句末即可。

多年的研究，让我深切感受到，张仲景真乃圣人也！后学何德何能，竟能一窥仲景学说的奥秘、揭示这千年以来秘藏的理论？笔者不敢说书中发现全部正确，但亦自信本书的内容是近代仲景学说理论研究的突破，逐步恢复张仲景理论的真貌！是否如此，恳请诸位学者贤达批评指正，感谢提出不足与争议之处，促进学术进步。

张仲景的理论实在高深渊博，此书内容只是仲景学说的一小部分而已，仍需日后继续努力研究，盼望更多有志之士的参与，共同创造“仲景学派”的当代复兴！

李宇铭  
2013 年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 目 录

智者察同的中庸之道——论仲景学说之客观研究方法 ..... 1

## 上篇 还原基础理论

三焦营卫理论——以气血贯穿整体的生理学	13
三焦与体表部位对应关系	32
肝与三焦关系——下焦营血藏散即是肝	49
表里部位概念——表证专指恶寒、里专指下焦	62
手足四肢与三焦表里对应关系	76
胃病六大分类：寒、热、虚、实、燥、水停	99
针灸应用原则——针灸非为重病而设	108

## 中篇 墓清基本概念

坏病：并非变证	117
阴阳自和：专指寸尺脉调和	122
脾约：葛根汤证下利是典型脾约	125
客气：并非外来邪气	135
痞：不包括按之柔软	140
痹：不包括沉重疼痛	144
发于阴阳：即病起于伤寒、中风	149

---

寒热真假：寒热皆是真象	157
无大热：无邪热在表的发热	164
中风：风为阳邪有微热	174
伤寒：伤寒无广狭义之分	190
经：指一身经脉	193
六经：外至内深入六阶段	203

## 下篇 重构六经原貌

“之为病”条文意义——提纲并非定义	209
太阳病概念：邪气在表	214
阳明病概念：正气充实、邪气入胃、正邪交争激烈	228
少阳病概念：胃虚而虚热上炎、热在上焦	232
太阴病概念：脾胃俱虚	265
少阴病与厥阴病概念：共为下焦气血皆虚，厥阴更见 虚热上炎、热在上焦	283
六经纵论——“三焦营卫伤寒说”	321
参考文献	341

## 智者察同的中庸之道

### ——论仲景学说之客观研究方法

《伤寒六经原意》是笔者在学习仲景学说的过程中，每当发现现行理论解释不通之时，则寻根究底，挖掘更符合原意的解释方法，最后竟成为了一篇又一篇的专题文章，透过研究而学习仲景思想。

研究开始时是从“问题”入手，视乎问题的性质而采用相应的方法，到后来随着研究日益深化，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采用了一种研究的“态度”、“思路”与“方法”，而这种“不自觉”更逐渐演变成了“自觉”，每于研究时提醒自己谨守的一些基本原则。本文尝试总结本书的研究方法，作为本书的导言。

#### 一、过往仲景学说的研究问题——随文释义

历代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注家不止千家，以现在各家学说的角度理解，一般将注家归纳成三大类：维护旧论、错简重订、辨证论治等三大派。当然，假若用不同角度细分，也有不同的研究注释角度，例如有用类证、类方、类药等不同的角度探讨，层出不穷。

若以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各种研究均是以“注解”为主，就是透过“解释”经文原意为主要研究目的。“解释”本身并无错误，而且更应该说，正确的解释非常重要，后世的注解即是一道桥梁，解释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明白原书作者的思想。可是，“如何解释”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如何解释才能揭示真正的“原意”？如何解释才不至于“误解”？如何解释才能避免渗入了后世的思想？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历代注家的解释方法，绝大部分都是采用了“感悟”、“直觉”，在解释时只有“结论”而无“推论”。这实际上并非中医医家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古代中国文化，都习惯了运用关联式的思考，直接论述结果而省略了推论过程。

举例而言，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解释太阳病第一条时说：“经曰：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太阳受病，太阳主表，为诸阳主气。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太阳表病也。”这一种注解方式，是典型“直觉”推论，虽然成无己亦引用了“经曰”（此句原文未能在《黄帝内经》中找到，不知出自何经），但只引用一句他经经文即用作解释仲景理论，并不一定客观，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脉浮除了主表外亦主其他病证，为何成无已在解释此条时不选择以此句经文作解？明显地，成氏是自己先有了“太阳主表”的想法，后来再找上相关的经文作支持。再者，注解中说的“太阳主表，为诸阳主气”，即是解释者自己的演绎，并无推论过程，而到了最后一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太阳表病也”，实际上亦未有解释各种证候的发生机理，似乎要求读者自己“感悟”，不允许读者追问“为何”。

当然，上述举例并不在于批评成无己的不是，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于历代注家之中，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这种运用“感悟”、“直觉”的注解方式，虽然亦有正确的时候，但当人人各自表述自己意见时，究竟，众说纷纭之中是否只有一个真理？

历代注家在解释仲景学说的时候，各自运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张仲景，当我们回顾过去众多医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仲景各家学说”。现在的中医学生在学习张仲景之时，并不能直接学习其原意，而必须先要努力理解各个注家的特点、差异，当我们认识了许多注家的思想之后，又会发现每一个注家的观点不同，不能互相沟通融合，到最后产生更多问题，让仲景思想添上层层迷雾。当代所使用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教材，就是在各

个注家之中选取较为符合现代解释的观点，形成另一种新的注本。

既然如此，面对着浩瀚的注家，难道只有“各讲各”，无法找到仲景原意？回答此一问题，先要认识仲景学说的特点。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仲景学说的特点

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中，是“对象”决定了“方法”。道理十分简单，例如测量“身高”会用“尺”，测量“体重”会用“称”，我们不会说要“一尺白菜”、“一斤腰围”。可是，自古至今在研究仲景学说的时候，多是以“研究方法”为先，忽略了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因此容易得出了“一米西瓜”的结果。

仲景学说具有独特之处，是在其他经典中无法找到的。张仲景最先提出了“辨证论治”体系，是最早的理法方药齐备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是《伤寒杂病论》的最大价值。

仲景书与《黄帝内经》作一比较。《黄帝内经》可以理解为“论文汇编”，是集合了众多不同学术观点的文集，其中的医学理论前后并不一定互通，由于每一篇的理论不同，未必能以一理贯通全书。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是一人之作，虽然一般认为张仲景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方”而成，但是张仲景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将合适的方药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之中。因此，研究《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方法不同，前者需要视乎每一篇的内容进行独立研究，后者需要将全书作为一体来研究。

再将《伤寒杂病论》与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比较。虽然两者都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可是吴鞠通明显地是承袭自张仲景以及其他明清温病学家的理论观点，而张仲景的理论体系，似乎未能明显地从《黄帝内经》中找到，是“原创”的理论体系。若从两书运用的药物比较，《温病条辨》中运用了约 266 种药物，而张仲景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则只用了约 166 种，不

要忘记《温病条辨》只是温病学专著，而张仲景的二书则包括了伤寒与杂病，可知张仲景用药非常精炼，而到了吴鞠通则用药广泛，反映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已经产生了变化。

从以上的两种比较，可知张仲景的理论是“自成体系”，并不能够完全以接近时代的《黄帝内经》抑或其他经典作解释，而后世的医学理论，大都从《伤寒杂病论》的理论作为基础而有所发展。因此，欲要明白仲景学说的原意，必须以张仲景自身去证明自己。此即“内证”与“外证”的区别，以张仲景解释自己作为“内证”最为客观，而其他如《内经》抑或后世医家的理论均为“外证”，只能作为辅助。

### 三、研究态度——“以经解经”的对与错

一般学者亦明白，不应“以今评古”抑或“以古非今”，以后世医家的观点去评价张仲景容易产生谬误，可是却较少指出“以经解经”的问题，这里引申讨论。

自从成无己全面注解《伤寒论》以后，以《黄帝内经》等医经理论来解释张仲景的方法，则称为“以经解经”，广义的可理解为以“医经”解释“经方”，狭义的可理解为以《黄帝内经》解释《伤寒杂病论》。无论如何，这些方法均属“外证”，尝试以外在的理论去解释张仲景。

无可否认，张仲景应学习过《黄帝内经》的部分理论，但是张仲景的理论与《内经》有明显不同。例如《内经》基本上没有记载方药（只有十三首简单方），主要运用针灸治疗；《伤寒论》则理法方药完备，而较少运用针灸。又比如说，《伤寒论》“六经”（或称“六病”）的三阴三阳理论，并不能用《黄帝内经》的各种三阴三阳的理论作解释，是另一种新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确实为两种不同理论体系。

从这些角度理解，张仲景明显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有所提升，而且自成体系，假若我们将全部张仲景的理论以《黄帝内经》作解释，则可以说是一种理论的“倒退”。就好像现代已经